

涵秋

原諒



自序

余見有作長幅消遣圖者。圖凡六幅。揮毫落紙。狀人物殊工。顧前五幅極繁碎。瑣屑似與消遣二字了無關係。一製筆造墨。斲硯澆紙之圖。二挾書入校隨班上課之圖。三綠衣郵使跋來報往之圖。四書齋獨坐攤紙沈吟之圖。五書局印廠晝夜工作之圖。凡此瑣瑣。吾不知與消遣二字果何關係也。閱至第六幅。則消遣二字乃有結穴其景。則書靜簾閒花香鳥語。其人則斜倚沙發。作展卷諷詠狀。卷端露字一行。曰消遣文章。於是乃知以前瑣瑣五圖。均非浪作也。無第一圖著作。消遣文章者。乏其具。無第二圖著作。消遣文章者。乏其才。無第三圖著作。消遣文章者。乏其地。無第四圖著作。消遣文章者。乏其紹介。無第五圖著作。消遣文章者。乏其披露之人。夫所謂消遣文章者。非著作人之消遣品也。畫靜簾閒花香鳥語。斜倚沙發者。之消遣品也。故第六幅爲消遣二字之大結穴。而以前瑣瑣五圖。固無一不與消遣二字相聯屬也。余著原諒小說二萬言。卽

自序

二

取境於此篇中有極煩碎極瑣屑處似與標題不相聯屬而讀至終篇乃知以前云云無一非原諒二字之發酵品惟屬稿匆促中多語病且有疏略處此則余所不能自諱者所望讀原諒者之原諒而已

癸亥孟春二十有六日瞻廬序於望雲居

小說會 原 諒

吳門程瞻廬著

認明本店商標庶不致誤。這是經營商業的一種慣例。三百六十行中教師也占一行。同是營業性質當然有個商標。新式教師最適用的商標叫做師範。畢業生舊式教師最適用的商標叫做前清秀才。本書開場人物便提起一位舊式教師俞勉齋先生。他在杭州城裏開設一爿子曰店。早挂着四十餘年的秀才商標。他取得這秀才二字年齡尙未弱冠。當時意氣飛揚志願很是闊大。俗語道得好秀才乃宰相之根苗。他便是這般着想。一輩子顯親揚名高官大祿全靠在這根苗上面發生。只要時運亨通鬼神扶助。這小小的一株窮根苗怕不開放斗大的一朵富貴花。(科舉中人往往有此想)無如雙輪日月開足了晝夜快車。一直的向前過去。永沒有停車的時刻。勉齋先生坐在書館裏。捧着。

一面破碎的玻璃鏡七縱八橫都是裂紋就那裂紋中間尋出一小方完全的玻璃呵口熱氣抹拭幾下照照自己的容顏冬烘頭腦上濃堆着一重霜雪東風吹綠瀛洲草吹不綠盈顛白髮花甲逾三的年紀早衰颯得這般模樣回想這株窮根苗栽培了四五十度春秋直到如今依舊是一株窮根苗別說斗大的富貴花今生沒分便是小小的蓓蕾細細的枝葉攏總都不會發生秀才本色一輩子教讀生涯餓雖不曾餓煞吃又何嘗吃饱想到這裏便深悔少年時代腦力充足三百六十行中那一行不可爭勝偏偏捱着十年苦功博取這個沒出息的商標子曰詩云聲裏斷送了生平壯志墨兒磨得乾腦汁也乾了筆兒寫得禿頂髮也禿了勉齋先生的滿腹牢騷潮水般的湧將上來便把破鏡子撩在一旁捋着枯枝般的臂兒揚着鷄爪般的掌兒下死勁的向書案上一拍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連喚着秀才誤我秀才誤我在這嗟嘆當兒早引出對面房間裏一種輕圓流利的笑聲編書的恰有一比宛如黃牛嘆氣

聲中夾雜着好鳥枝頭聲聲歡噪笑聲未畢一對綠紗糊的短窗呀的推將開來早有一個二九年紀的女郎探起着半截嬌軀靠在窗檻上面向着他發笑雙瞳秋水裏面一半兒含着笑意一半兒含着媚態芙蓉額上添着又小又圓的一對梨渦兒櫻唇紅破編貝也似的皓齒一一呈露勉齋設硯的地方離這倚窗女郎止有一庭之隔對面的笑電傳來頓把他重重疊疊的愁雲一齊打破當下瞧了女郎一眼便也強笑說道婉兒你又在那裏笑我事非經過不知難你不未曾經過做窮秀才的苦境難怪你見着我悲感只是好笑婉兒也笑道爹爹你怎麼口口聲聲只說秀才誤我秀才誤我假如你不愛做秀才你當時因甚掙這秀才來做你既掙這秀才來做又抱怨這秀才做甚這是去找秀才不是秀才來找你你說秀才誤你也許是你誤了秀才又沒人強派你做一輩子秀才你既嫌惡着秀才你因甚不和秀才脫離關係（十三句中句句都有秀才二字）勉齋聽這一片話又似聰明又似糊塗又似鬪機鋒又似說童

話。一時。郤沒話對付。停了片晌。才說道。婉兒。你且到這裏來坐坐。我正有許多話。兒和你細講。婉兒答應着出房門。穿天井。款款盈盈。走到書案旁邊的椅子上。坐定。勉齋忙把案頭亂書整理一下子。又見靠近女兒的一邊書案上。七縱八橫。亂塗着許多不規則的童話。端怕弄髒了女兒的衣服。趕快取了一塊布。僵着身體。在案上着力擦抹。嘴裏郤喃喃說道。真叫做先生越老學生越小。這些頑皮孩子委實不堪教訓。教他讀書只是信口亂嘈。教他寫字。不向紙上寫。却向案頭亂抹。婉兒眼波一轉。瞧見案頭塗寫的甚麼「王大官小五車」。甚麼「金小弟吃四三千旦」。東一塔西一塔。都是些頑童字典裏的文法。又忍不住吃的好笑。勉齋擦抹了一會子。郤不曾擦抹乾淨。婉兒道。乾揩是沒用的。待我來替你擦。說時取過水盂。把裏面的水都倒在案頭。隨手取一張舊報紙。捏做一團。猛力的擦抹幾下。果把案頭墨污一齊拭淨。然後移步屋隅。把濕報紙丟在畚箕裏面。誰料勉齋跟蹤趕上。把畚箕裏的報紙重又拾起。連喚着。濕報紙。

罪過罪過婉兒道丟掉了便罷拾起來做甚勉齋恭恭敬敬把濕紙團當胸捧着鵝行鴨步一搖一擺踱到書架旁邊就着那邊挂着的一隻六角式篾簍把濕紙團納在裏面又指着篾簍上黏貼的「敬惜字紙」四個字勸誠女兒道婉兒字紙却不可不愛惜的無論讀新法書讀舊法書書上的字都是古代聖賢艱難創造的字你把字紙抹桌已是老大罪過還要暴殄天物丢掉在污穢不潔的畚箕裏面這便罪上加罪過上加過了說時引起了一陣乾嗆回到這隻冷櫈上面將身坐下喝了幾口茶才把欬嗆平復婉兒一壁在毛巾上擦手一壁笑說道爹爹的訓話總脫不了迷信權我把字紙揩檯抹桌叫做廢物利用却不是暴殄天物你不曾到過我們的學校來我們的同學姊妹別說把字紙揩檯抹棹還有……說到這裏郤又縮住道我可不說了說出來時爹爹又要說造業造業罪過罪過冥冥之中自有過往神祇監察使者在那功過冊上存記大過一百次小過五百次勉齋皺着眉心郤不說甚麼單指着打橫的坐

位。道。快。快。坐。定。了。好。和。你。講。話。婉。兒。重。又。坐。下。就。案。頭。支。着。粉。肘。托。住。了。腮。渴。
聽。他。老。子。有。甚。話。講。勉。齋。微。微。的。吁。了。一。口。氣。沈。吟。片。晌。慢。慢。兒。的。說。道。你。方。
才。和。我。開。頑。笑。說。我。厭。棄。秀。才。怎。不。和。秀。才。脫。離。關。係。這。句。話。雖。則。帶。些。孩。子。
氣。可。是。我。子。細。一。想。却。又。算。得。是。顛。撲。不。破。的。說。話。天。下。沒。有。脫。不。了。的。關。係。
婉。兒。婉。兒。大。約。我。和。秀。才。脫。離。關。係。日。子。也。很。近。了。婉。兒。奇。怪。道。爹。爹。這。話。
麼。講。我。平。日。常。聽。你。說。一。做。了。秀。才。便。是。敲。釘。轉。腳。永。遠。做。那。板。櫈。上。的。生。
今。生。今。世。再。也。脫。離。不。得。現。在。却。又。說。不。日。便。要。和。秀。才。脫。離。關。係。脫。離。秀。
便。是。脫。離。板。櫈。敢。是。有。人。從。中。提。拔。你。便。丟。去。這。條。板。櫈。另。圖。甚。麼。較。好的。職。才。
業。不。成。勉。齋。笑。了。一。笑。道。我。這。酸。秀。才。除。郤。坐。守。這。條。板。櫈。再。有。甚。麼。事。業。可。
以。幹。得。你。是。聰。明。人。怎。麼。猜。測。不。出。我。的。意。思。婉。兒。察。言。觀。色。有。甚。麼。猜。測。不。
出。他。老。子。的。意。思。郤。故。繞。着。遠。道。兒。掄。動。指。尖。一味。胡。猜。亂。測。道。酸。秀。才。除。郤。
坐。板。櫈。也。許。幹。得。大。事。業。起。義。武。昌。的。某。偉。人。是。個。秀。才。推。倒。項。城。的。某。將。軍。

也是個秀才代理元首的某大總統也是個秀才這三個秀才都做了古人暫且弗論但就現在的秀才作證爹爹你每天看報便該曉得有個生龍活虎足智多謀的秀才在那長江一帶出足了很健很健的風頭你莫非見獵心喜丟掉了板櫈也想在軍營裏面掙個一官半職大大的吐口氣麼勉齋連連搖頭道妮子真癮了我這麼大年紀怎敢抱這般的癮想六十歲學打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婉兒我向你老實講了罷正待說時又是一陣欸喎比方才喎得利害喎得眼都圓了面都紅了額上青筋都一根根的凸起了婉兒道爹爹喎得緊趕快喝口茶潤潤嗓子茶可燙麼勉齋又喝了幾口茶好容易疏通了這口氣慢慢兒答道幸虧這位秦世兄想得周到中秋節後送來二百個炭團子供我燉茶吃他又知道我一交秋令易起欬喎的宿疾昨天又送來一罐梨汁我喎得緊時全仗這梨汁潤喉說時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個白地青花的磁罐倒取少許梨汁在茶杯裏藏過磁罐飲過梨汁又伏在書案上隔了片晌方

才抬頭說道：「婉兒，我向你老實講了罷。」婉兒搖手道：「且慢，待我再猜測一下子。不信猜測不出你的意思。」說時又故意搔着髮，摸着鬢，俄延着時刻，重又胡亂測道：「你丟掉板櫈時或者去幹那投機事業，甚麼交易所裏充當一個經紀人？可是你的性質和交易所不相近，敢怕猜得不合。」除却做經紀人也許在銀行裏面充當一個行員，可是你和銀行却又道不同，不相爲謀。敢怕也猜得不行。裏面充當一個行員，可是甚麼機關裏面請你去管理文牘，甚麼書局裏面請你去主任編輯，可是這般的事業，仍帶些酸化作用，不好說完。全和秀才脫離關係，敢怕也猜得不合。左猜也不合，右猜也不合。我拚着搜索枯腸，定要猜出才休。爹爹，你給我一個限期，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這個悶葫蘆，一定可以猜破。你想可好？勉齋點頭道：「我也知你怕聽這句沒趣話，却用這個謄。挪法和我敷衍，然而生死大數何須忌諱？生寄也死歸也……再待說時，婉兒早已聽的起立道：「爹爹算甚麼好端端，又要說死說活？我只不和你說當下離。

却案頭徑到庭心迴轉嬌軀面牆而立嘴裏却聲喚道爹爹你瞧這一簇秋海棠開得很好頑咧勉齋聽這聲調裏面略帶些淒梗便暗暗的嗟歎道敢怕這癡妮子又在那裏對花濺淚咧便又懇懃切切的喚道婉兒我知道你怕聽傷心話你且坐定了別向庭心裏亂跑我不再提這椿事另有要緊話待和你細細商議婉兒答應着又停了一會子才從庭心裏兜轉嬌軀重入室中又向案頭坐下道爹爹談話專揀有興趣的隨意談談別說消極話便說消極話只要把這消極聲浪傳到吾的耳朵裏勉齋瞧那女兒說話時眼圈兒兀自紅紅的肚裏尋思他本是很活潑的孩子星期日在家休息興致勃勃和我談話我怎麼只揀沒趣的事賺他的眼淚然而這椿沒趣事遲早終要發現諺云自病自得知閻羅大王的限期地府修文的聘書都是急於星火怎有從容談笑的餘地婉兒催促道爹爹算甚麼賺我到來却又沒話說只是迴腸盪氣肚皮裏做甚麼功課教我呆瞪瞪坐在案頭怪寂寞的我又不是你的頑皮學生我又

不曾犯了你的塾規沒來由罰我關夜學做那案頭的鎮守使勉齋道你別性急我自有正當談話和你從長計議你想這幾年來我們父女二人形影相弔畢竟仗着誰的力安安穩穩度日子你既沒有失學我也沒有飢寒之慮婉兒道這便何消說得當然是秦世兄的大力勉齋道那麼你對於秦世兄也該存個感激之心婉兒道人非草木怎不知恩這位秦世兄簡直是秦仁人秦君子秦菩薩勉齋道你既這般說怎麼那天和你談的話你總不肯順我的意婉兒含嗔道這是兩個問題不能混爲一論那恩義問題這位秦世兄果然是秦仁人秦君子秦菩薩論那婚姻問題這位秦世兄又是秦木頭秦草包秦村夫勉齋皺着眉心連連搖頭道蠢丫頭別多說罷說了……他的下半句尙沒出他慾態依然心頭異常納悶鐘鳴漏盡的當兒尙不會了郤向平之願不覺喃喃的背那唐詩道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婉兒道爹爹你言明在

先不說傷心話。怎麼又背這頹喪的詩句。勉齋正待回答。猛聽得門兒呀的一聲。接着脚步聲響。才到簷前。便聽得高喚一聲。老師低喚一聲。世妹抬頭看來的是。一位二十左右的少年。衣服樸素。容貌誠懇。左手握着一本鶴頂紅的時才提起的秦世兄。勉齋道。雲士從那裏來。瓶裏盛着甚麼東西。婉兒却去接那美人蕉道。這種鶴頂紅的果然被你覓到了。待我趕緊去栽種。擋着不種花。朵兒便要憔悴了。勉齋暗暗歎道。花猶如此。人何以堪。婉兒離座後。雲士便在案頭坐定。送上這個瓶兒。道。老師這是一瓶杏仁露。我才從藥房裏買來。今天咳嗽可好。麼要是嗆得利害。把開水冲服。杏仁露半杯可以潤喉止咳。勉齋道。難爲你想得周到。我在日間欬嗆還稀。只是臥到床上却不能安枕。傷筋動骨。嗆個無休無歇。都因上了些年紀。賤體一年不及一年。秋風一吹。宿病便發。今秋更發得利害。去日苦多。來日少。他生未卜。此生休說到這裏。又連連的咳。

嗰起來。婉兒正在庭角花台旁邊種這美人蕉。聽到這裏一寸芳心浪紋般的皺起。喃喃自語道天哪。越是怕聽傷心話。聽來總是傷心話。惡作劇的空氣。因甚把悲慘的聲浪傳入我耳朵裏。空氣空氣。你若憐念我。俞婉清者。從此以後只傳歡樂聲。不傳悲痛聲。我便生生世世感激你不盡。你才是我的第一知己。……婉清自嗟自嘆。呆想出神。冷不防背後有人低問。道世妹。世妹誰是你的知己。婉清聽了。老大的不高興。暗想這是的思想自由。嗟嘆自由。干你甚事。誰要你趕來問我。你聽得知已二字。只道我說着你。你便大誤了我。對於你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你越是自命知己。我却越不把你當做我的知己。雲士等了一會子。不見婉清回轉面龐向他答話。只道婉清不注意。沒有聽得他的閒話。當下捱到前面立在花台的一邊。含笑問道。世妹說甚麼。第一知己。第二知己。你的知己是誰。誰是你的知己。婉清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暗想你問得這般着急。多分要害着知己的饑癆。(醫學詞典中又多一新名詞)你越是着

急我却越把沒要緊的說話和你敷衍想定主意便冷冷的答道世兄你問誰是我的知己你要懂得我的知己先要懂得知己二字的解釋雲士忙道知己二字怎樣解釋婉清笑說道知彼知己叫做知己譬如甲乙二人彼此訂交甲知着乙乙也知着甲彼此才是個知己要是甲乙二人彼此僅有片面的感情便都算不得知己就甲的一方面說甲愛着乙乙却不愛着甲叫做知彼而不知己算不得知己就乙的一方面說乙受着甲的愛乙却不去愛甲叫做知己而不知彼也算不得知己：這幾句清繞的論調却把雲士的腦筋越繞越渾雲士在老先生案頭讀書的當兒件件般般都可算得全塾的模範學生惟有雲士搔頭摸耳搊心肝挖肚腸嚶嚶了多時依舊是一張白紙有時告奮奮勉強完卷可是這幾個之乎者也都和驕將蹇卒一般任憑他告煞奮勇他手下的之乎者也却不受他的調遣便算勉強調遣總是七纏八丫叉驥

脣不對着馬嘴。老先生息心靜氣，循循善誘，專把「文法捷訣」「論說指南」和他細細的討論。怎樣起？怎樣承？怎樣開？怎樣合？怎樣翻騰？怎樣結束？要算不方便。彷彿進了諸葛先生的八卦陣，只落得目瞪口呆。一時沒做理會處，現在他呆立在花臺旁邊，自言自語，只研究這幾句清繞論，調知彼，知己，叫做知己，這兩句還容易解釋，怎麼叫做甲的一方面，乙的一方面？怎麼叫做知彼，而不知己？知己而不知彼？彷彿又進了諸葛先生的八卦陣，委實不易索解。他把這幾句背誦了多遍，只是糊塗塗，越想越不明白。待要請教，婉清抬眼看時，不覺自己好笑。起來花臺旁邊，單有自己立着，那有婉清的影兒？原來婉清道完這幾句話，撇着雲土，自去伺候老父。花台上面的美人蕉也不曾栽插，得穩只是搖搖，欲倒雲土，便把衣袖向上捋起，尋一柄小鐵鏟，把泥鏟得鬆鬆的，挖一個窟窿，把美人蕉移栽，妥貼不嫌污手。捧着鏟，鬆的泥一把一把的去培，那根蔓。